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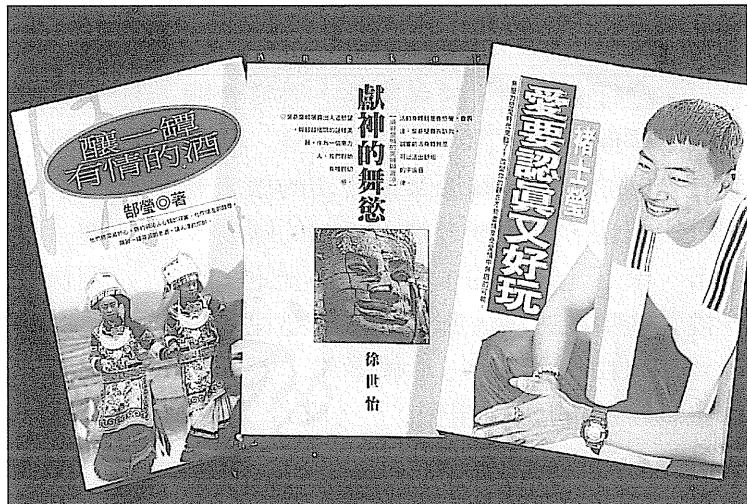
散文創作現象

指導審訂◎何寄澎 編撰◎吳曼曼、蓋美鳳、黃景福

走過歷史回頭凝望時，一九九七是怎樣的年度呢？在香港回歸中國、台灣治安問題之外，聚光燈對向「文學」這一刻，什麼被書寫？什麼被閱讀？什麼又被再書寫與再閱讀地論述著？一九九七年台灣散文創作現象基本上延續去年的趨勢，題材方面，旅行文學與自然寫作仍為創作焦點，更多的作家加入這些題材的寫作行列；至於形式、語言、技巧方面，跨越文類的框架，「散文／小說」及「散文／詩」彼此滲透的情形也數見不鮮。因此，這逼近世紀末的一九九七年度，在台灣文學創作現象上，我們可以發現整個九〇年代散文發展脈絡呼之欲出。甚而，前瞻的作家已經不滿足於九〇年代的輪廓，嘗試深入其中，翻轉出更多元、細緻的風貌。

綜觀一九九七年台灣散文概況，報紙副刊仍為主要發表園地。其中名家專欄多為固定主題的經營，不再隨筆漫談，由編輯主導的專題策劃似有減少的情形，例如《中國時報》頗受好評的「城市記憶」專題悄然結束，僅有《青年日報》製作抗戰六十週年專題邀到不少名家提筆。雜

誌方面，散文篇幅的比例原本就不高，又被固定作家的專欄以及特定主題的邀稿瓜分，較難看出散文創作的動向。至於出版的散文集，幾乎都是大家熟悉的舊面孔，楊牧、簡媣、楊照、席慕蓉、廖玉蕙、張曉風、張健、雷驥、黃光男、褚士瑩、廖鴻基、王家祥、李潼等等皆有新作問世。其中不少是將專欄集結出版，例如黃光男的《南海拾真》是《自立晚報》副刊同名專欄一年文章輯印成書，席慕蓉在《皇冠》上開闢一個專談蒙古的專欄，集結為《大雁之歌》，張曉風《你的側影好美》、楊照《Café Monday》跟雷驥《裸掌》也都是收



旅行文學 1997年的散文作品中，旅行文學無論在質與量上，都十分可觀。

錄作者平日專欄文章。

當旅行遇到書寫

這一年來不論書、雜誌、報刊的散文領域都留下衆多的旅遊足跡，郜瑩《釀一罇有情的酒》走訪大陸邊疆少數民族，褚士瑩《好人一生平安》延續他一貫的獨特切入角度，不泛泛敘述旅遊景觀，而直指當地某種特色；徐世怡《獻神的舞慾》以「聖殿、舞慾、祭壇」這樣的符號閱讀企圖重建柬埔寨昔日皇城的城市生命。而報章副刊與雜誌收錄的散文文類創作，旅遊主題佔據一定篇幅，《明道文藝》索性開闢「遊記行腳」專欄，《幼獅文藝》的「雙人記」也屬旅行文學，《中外文學》十月號則製作「離與返」的辯證：旅行文學與評論」專輯，以國外旅行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情形對台灣這股風潮作一個回應。旅行文學蔚為風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專屬文學獎的設立：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精選作品輯為《國境在遠方》散文集。

在旅行文學裡，透過文字，書寫者開啟關於季節、關於山水、關於建築、關於飲食、關於傳說、關於某個親切的旅店老闆娘的記憶，引領讀者進入不同的國度、城市、聚落。在紐約，「一切不安定、喜好挑戰的嗜血靈魂，都深深地被這兒多采多姿的自由所蠱惑。」（郝譽翔〈毀滅與新生——我的紐約記憶〉，《聯合文學》十月號）在香港，「夜晚的高下相間樓群莽林，指出了山的形勢，隱隱道出香港『人與天爭』的雄奇卻又不得已境況。」

（舒國治〈香港獨遊〉，《國境在遠方》）到了大阪呢？「在日式料亭點東西的時候，常常因為同是使用漢字而致生誤解，注文了一桌子全然難以下嚥的食物。」（雷驥〈冷酒〉，《逆旅映象》）在印度大吉嶺，「從十一月到隔年二月，在晴空湛藍的冰冷乾季裡，由於可以清楚遠眺喜馬拉雅山的一木一石，讓人清醒得像是走在林布蘭寫實基調的豐富調色盤中，這時候的茶味，會讓市井的凡夫俗子，也有剎那間似乎擁有歐洲藝術大師的浪漫灑脫。」（褚士瑩《好人一生平安》）

如是，隨書寫者幻化在筆端的足跡，一九九七年的旅行文學呈現遼闊視野。雖然旅行見聞作為創作題材行之有年，惟從過去的「遊記」到今日的「旅行文學」，頗有值得注意的現象：一是量的增加。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今天，旅行宛如「全民運動」，任選一種交通工具，就可以「出走」到另一時空，旅行經驗的普遍使得加入旅行文學的創作者日增，除了褚士瑩這種刻意經營旅行寫作的作家，其他作家也樂於分享他們的覽歷感思，如《舊時相識》是黃光男以博物館長身分兩度受邀到大陸參訪寫下的雜記，穿插評論、感興，余秋雨形容此書「不沉溺形式美感，明快爽利」；梁丹丰《絲路上的梵歌》也是一路以圖、文記錄絲路之旅，歸來截錄成編。單篇佳作如方瑜〈廣場的凝望〉（《當代》十月號）、蔡珠兒〈海角芬芳地——香奇葩小史〉（《中外文學》九月號）也都是一九九七年相當精彩的旅行文學作品。

其次是質的沉潛。過去旅行文學不論記景、敘事、抒情，總還拘泥在「紀實」的文類，大部分的遊記結構固定為描寫遊覽時的天氣、名勝、掌故及少許當事者的心情，倘若期待除描述景觀之外，有更深刻文化體會的作品則必須披沙揀金。但隨著名家的涉足，愈來愈多的作品擺脫走馬看花的旅程敘述，而讓旅行的那個時空出入書寫者的生命，即便只是一個午後，只是空氣中的氣味，透過書寫，無不幻化為動人的旅行經驗。誠如楊澤所說：「它不單是作者在文明邊緣流浪的所得所聞，也是一種努力追求和異地、異文化對話的文體。」於是，旅行的地點未必要是遙遠的陌生國度，即使台灣任何一個城鎮也都可以「旅行」。

「變臉」的自然寫作與專業散文

九〇年代另一重要散文趨勢是自然寫



自然寫作 1997年的自然寫作，關懷的領域更加寬廣。

作，劉克襄、陳煌、王家祥、陳玉峰等人都有不少相關創作。在一九九七年，自然寫作的重要表現在「海洋文學」方面。首先是廖鴻基的《鯨生鯨世》，這是作者繼第一本書《討海人》之後的第二本海洋散文。廖鴻基從寫詩開始，圍繞著海洋這個主題，漸漸把創作主力放在與海洋相關的散文、小說。所以《討海人》雖為廖鴻基初出茅廬的佳作，然作者用人類「獨特的海洋經驗」去展示「海洋的壯闊和危險／晃盪和幻滅」（許悔之語），到了《鯨生鯨世》，則於為時七旬的人類海上生活之外，對八種鯨豚做了調查和刻畫，「用親切動人的筆調，為每一種他們發現的鯨豚作傳」。雖然許悔之所謂「廖鴻基是近年來台灣人美好品質的體現之一，他的信心、羞赧、和毅力都是足以成為一則現代的傳奇」的讚揚，未免偏離文學批評的範圍，但是廖鴻基作為一個自然寫作者，希

望藉由「關心鯨豚、關心海洋，而讓台灣的領域逐漸擴大，而無限寬廣」的努力，則是可以肯定的。

同樣以海洋為主題，達悟（雅美）族的夏曼·藍波安所寫的《冷海情深》展現的卻是一種迥然不同的「台灣人」品質，這乃是海洋散文／自然寫作跨越到原住民文學特有的情調所致。在藍波安還叫施努來的時候，他靠著打零工、開計程車的方式，在

台灣北部社會謀生，卻遭遇了台灣現代商品經濟的挫敗，於是藍波安回到蘭嶼，尋找自己母文化中自然經濟的力量，從他學習潛水射魚的時候開始，「夏曼·藍波安已經和他的達悟父祖一樣，頑強而尊嚴的立足於人類原始生產者的堅石上了」（關曉榮語）。到這裡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台灣人」情調：同樣跨越海洋文學和自然寫作的質素，由媒體贊助甚至包裝，《鯨生鯨世》或許流演成為通俗消費賞鯨文化的時尚讀物；談飛魚、鬼頭刀魚、浪人魚參、大龜魚的《冷海情深》卻是養兒女保妻子的生存鬥爭，那「美好的仗」也許廖鴻基已經「打過了」，而藍波安卻正迎向前去。

從陳煌、劉克襄開始在散文中大量引述鳥類專業知識開始，所謂自然寫作的特色之一便是以知性風格取代抒情感懷成為作品的基調，這樣的散文類型愈來愈普遍，於是有所謂音樂散文、運動散文，例如繼莊裕安在文章中談古典音樂之後，一九九七年的報章副刊上，呂正惠、周志文、張正傑將他們對古典音樂的愛好以流暢文筆寫來也深受讀者歡迎。談職棒、職籃、職網的運動散文不論量與質都在提昇，今年還有童世璋以「撞球」為主題所寫的「談職撞大賽的謙謙風格」（《明道文藝》十二月號），顯示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其實也都可以融入文學之中。

飲食文化的創作儼然為另一專業散文，六〇、七〇年代梁實秋、唐魯孫等人即有一系列的美食短篇，但是由夏元瑜為唐魯孫《中國吃》作序所說：「有一天聯

合報副刊上看見一篇〈吃在北平〉，真嚇了我一跳，讀過有關故都的文章多了，可沒見過如此……」可以看出，這些文章基本上是被歸為大陸來台人士「回憶故都」的題材之一。近幾年顏崑陽、遼耀東也有一些私房菜等烹調品嚐的文章見報，還有「紅酒」的討論風潮，逐步將飲食文化帶向專業性與文學性的趨勢。一九九七這一年則以林文月在報紙副刊發表一系列「飲膳札記」引起讀者廣大迴響，「視烹調也是一種藝術」的林氏不厭其煩交代每道菜餚的料理作法，包括材料準備、烹調過程、排列方式、甚至盤碟選擇等，務必達到色香味俱全。如〈口蘑湯〉一文說：「棕色之口蘑與白色之蘑菇，黑色之草菇在碗內浮沉，色澤有別，頗為美觀有趣。我戲稱此為『三菇戲水』」：又如〈扣三絲湯〉文中曰：「客人們往往會為那一碗看似空無一物，而仔細端詳又見三絲形成的小丘若隱現在其底，及至用湯勺碰觸之則嘩然散成紛紛纍纍的神奇而大感驚喜。這時，筍香與火腿香與雞湯互融，又將造成嗅感味覺上的另一高潮」，饒富興味。何寄澎〈真幻之際·物我之間——論林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與胞與情懷〉一文曾評論林氏散文「在感性與理性的融和中別具細膩風格」，「飲膳札記」亦是如此，除了客觀陳述料理細節外，文中並流露濃厚故人情意：用棉線剖分水晶滷蛋時回想起母親絞臉的景象，以及與作者共同生活二十三年忠實憨厚的「歐巴桑」，以及懷念過世師長臺靜農先生、鄭因百先生與師母等，增添文章的感染力，讀之餘味無

窮。

一九九七年新聞世而特殊的專業散文當屬張小虹的服裝學，在《中國時報》的「三少四壯集」和《聯合文學》的「穿衣祕笈」專欄，她開始用心經營「服裝」這種新的主題，在其文章裡，服裝不只是服裝，而是「服裝性別文化／慾望／美學」的視覺形塑，張小虹以其絢爛譎艷的語言風格融注細膩、非教條的性別思考，例如她在〈穿衣與不穿衣的城市〉裡因著一件綠呢大衣「輾轉成為整個冬季眠思夢想的偏執，騷動著對義大利的憧憬臆念、文明的凋零記憶」，於是以服裝書寫一趟義大利之旅，她用裸體來認識梵蒂岡：老年的米開朗基羅，在挫折和疑惑中對永恆深深的絕望，唯一的救贖只託寓在那栩栩如生的賣張血肉之軀，但他們連這最後的希望也不給他，要用一塊塊黑色的顏彩，蓋前遮後，教堂聖地怎可是性器羅列的蠻邦之域。裸露與遮羞布同屬服裝的範疇，簡短幾句話背後是宗教、規範、同／異性戀的質疑。而且在台大外文系任教的張小虹本學年也開設「服裝學」的通識課程，顯示「服裝」從單純的裝扮功用到深刻文化意涵已經可以被「正視」。

衆聲喧譁的「獨白」

知名評論家廖咸浩曾經說過一個自己的故事：在連續兩年高票當選全校模範生之後，第三年又被推為候選人時，他不但不再推銷自己，反而在「公辦政見會」上以一種近乎抗議的態度，要求別人「選賢與能」，結果居然又再度高票當選，對當

時的他來說，「這似乎證明了平庸與隨俗並不是唯一能成功的途徑」。97年專欄散文作家的成功，多多少少也是這個吊詭邏輯的演示，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專欄散文作家不約而同質疑自己作品價值的同時，讀者卻更熱情的報以歡呼和喝采，會反省的作家於焉反省得更厲害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真實和假象的界線又在那裡？什麼才是真正值得「我」和讀者追求的東西？接下去「我又該寫些什麼」？「三少四壯」的五色筆，顯然同時走上這條路來。

成英姝說：「只有百分之十（有這麼多嗎？）到書店避雨的人會喜歡我的書，而買回去讀。我的書一直就是寫給這些人看的。而每個禮拜天早上，有上百萬戶人一覺醒來，在一種半強迫的狀況下看了我的文章。而這些報紙的訂戶，在那個避雨的下午壓根就沒打算對我的書多瞧一眼，這是寫這個專欄真正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感覺。」（《私人放映室·真實肥皂電影》）有上百萬讀者的假象和只有小眾書迷的真實可能大大刺激了作家的思考「好啦，我要給這些禮拜天早上翻開了報紙副刊的可憐人看什麼？」「我很容易受電影裡的現實感動，即使它看起來說不定是最不現實的部分：〈愛莉絲〉裡，有使人隱形的藥草；〈開羅紫玫瑰〉裡，演員從螢幕上走下來……再也沒有比一個導演的想像，和欲藉由影像說的事更真實的了，比『改編自真人真事』更真實。」作家還是決定用自己最熟悉的「真實想像」去面對她所想像的上百萬真實讀者，也許這就是雖然作

家一直著迷於「寓言」的創作形式（「對於老是被詢問的問題：你要表達的意義是什麼？象徵的是什麼？我簡直煩透了。」），作品卻風行不衰的原因：因為作家的態度很真誠：「因為某件事，或者，純粹只是因為時間，他們發覺和其中的故事有了莫名的共鳴，我所期待的只是如此。」

楊照是另一個向讀者開放自己的專欄寫作者。「每個焦躁不安的星期一，我造訪那些太冷、太暗、太吵、

太臭、太假的台北咖啡館，在咖啡館裡檢拾自我，尋找真心，並且，努力寫出星期二就要見報的副刊專欄稿。」（《Café Monday · 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星期一》）如是楊照固然揭發了台北咖啡館「假沙龍式」的虛矯，也自剖了一個專欄作家的窘境：身為媒體的寵兒，有一份全職的國際事務部主任工作，在民生東路大樓分配到一間三坪大的辦公室，卻不想接無窮又無聊的電話，只想遠遠逃離星期一的「主管會報」，逃進自己在無何有之鄉開張的「星期一咖啡館」。然則讀者為什麼會想品嚐作家苦水調製的咖啡呢？因為一進到作家所謂「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一種已「成為欠缺之提醒」的咖啡館，讀者和作家便同時「想起來我們到底欠缺了什麼東西；在咖啡館想著我們失去了家，失去了可以長久待著也不會膩煩的家的感



作家的內省及獨白 作者對自己作品的內省及獨白，獲得讀者及市場熱情的回應。

覺。還想著我們失去的山林和海洋，還想著我們沒有的人文傳統，一個在咖啡館裡讀詩、討論哲學、爭辯政治立場的人文傳統。」在原諒作家「逼稿成篇」的同時，「星期一咖啡館」的常客便在閱讀經驗中和作家「相濡以沫」了。

以上所談的絕不是個別的現象，囊括一九九七年兩大報好書獎及吳魯芹散文獎集結專欄成篇的《島嶼獨白》，開宗明義就說：「我喜歡自己的獨白成為不可解的詩句。」「我想在島嶼進行一種解讀的屠殺，在閱讀淪落成為庸假的知識之前，肢解和斷裂被解讀的悲慘下場。」可見蔣勳刻意不欲讓自己的散文被解讀誤讀。可怪的是，《島嶼獨白》這本作者所謂「寫給孤獨者的書」卻成為媒體爭相推薦給讀者的好書。一本絕對屬於「孤獨者」，絕對不會被解讀／誤讀的散文，按理是不該被

出版的，而現在卻成了熱門的暢銷書，我們只能說：作家的策略不是得到了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失敗！

相形之下，不斷「自我檢查」的蘇曉康，讓我們比較清楚的看到了專欄作家被迫出版作品的心路歷程。《離魂歷劫自序》本來是蘇曉康照料遭受政治車禍的妻子復原，每天寫在小紙片上的「日記」。在書寫之時，作家「心裡第一次沒有讀者，沒有變成鉛字的一絲欲望」。而且他還覺得「一個人的境遇無論怎樣，是否一定就有拿出去叫世人分享的那種價值，我是懷疑的。」但是寫成專欄之後，「如作後記時回頭去看，發現我還是有構思、剪裁。」這是因為作家一直浸淫在深沈的內省之中，「若是有一天，傅莉真的清醒了，回頭去看我寫下的她，也許會怨我，也未可知。還有一個未成年的蘇單，叫我把她失去媽媽的種種失態也公諸於世，他成人後還能接受我給他寫下的這個恐怖的少年嗎？這些都是我不能確定的。」雖然如此，在楊澤、劉克襄、季季的強迫之下，作家還是勉強讓這本散文集問世了。儘管作家質疑作品公諸於世的價值，他的內省、焦慮卻已深入人心，和故弄玄虛、諱莫如深的虛矯作品涇渭分明，也許這就是余英時、王德威等先生也特加青眼的原因吧！

陳玉慧《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以聳動的書名在書店展示架上凝聚不少好奇眼光，作者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就出國，身為戲劇導演、作家、駐外特派員，住過紐約、巴黎、慕尼黑等城市，由於她特殊的

經歷，以致於她的散文有不同於一般作品的迷離感，她說：「我看著這個世界，就用我被強暴時的那雙眼睛。」Michael Cornelius（德國編輯，也是作者丈夫）在序中評論：「陳玉慧的句子像布紐爾電影中切割眼睛的鏡頭，文辭如硫酸般地觸及知覺，思維像向下挖掘般地進入記憶。」這個奇特的人以一種逼近虛幻的真實描述人類的孤獨感，非常個人的內在探索，卻吸引著世紀末因平淡而飢餓的靈魂。

擺渡到「次文類跨越」的新紀元

一九九七年台灣散文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就是「次文類跨越」的問題。首先要澄清所謂「次文類跨越」與「文類跨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文類跨越」指的是作品在形式、語言上，打破「詩、散文、小說」等不同文類的框架，例如在散文中大量使用小說的情節特性或是詩的意象特性等，創作出新的文體。至於「次文類跨越」，乃是借用「文化／次文化」的觀念，強調在文類概念之下幾個有獨特發展的「次文類」（如都市文學、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等等）之間進一步的跨越。在目前多元的台灣社會底下，已可以爬梳出青少年、黑社會、菜籃族、原住民等等不同的次文化，而在同一個台灣居民身上，則可能有好幾個「次文化」的質素和印記，譬如說某個加入幫派的輟學生，就同時跨越了青少年和黑社會兩種次文化。而發生在九十年代台灣散文界的相似情形則是經過了楊牧（散文／詩）、林耀德（散文／小說）等大家「文類跨越」的

努力之後，一九九七年的散文在既有的成績上，進一步進行「次文類跨越」的嘗試和試探；也就是說，作家將屬於「散文」文類的書寫，如海洋散文、原住民散文、自然寫作、少（年）兒（童）散文等等，進行錘煉、融合，使同一篇散文在技巧上（文類跨越）寫得更好之外，在內容上（次文類跨越）說得更多。這應是台灣九〇年代散文漸漸走向成熟的指標，相信在可見的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仍會有值得矚目的發展。

前面提過《鯨生鯨世》等海洋文學，假如少（年）兒（童）散文遇上海洋散文，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李潼的《蔚藍的太平洋日記》提供了一個答案。過去少兒的題材，往往侷限在「童年憶舊」的框框中，使少兒散文得不到開拓而停滯不前。李潼提煉自己成長於花東「少年讀海」的經驗，用平易的日記書信體，敘說海濱小鎮的歷史（如二二八事件），同時又議論時事，把跨海而來的中共導彈也寫入書中，激發少年、兒童讀者對這一片土地、海洋和其中的生物如雨傘旗魚、魔鬼蝠魚乙和丁字頭雙髻魚等等，生出更深的關愛和認識，「以童趣為軸，努力去盤旋、去攬和、去爬梳、去試驗」（自序）在追求「流行」的同時，其實也大大開拓了少兒散文的境界。

出身森林學系的作家王家祥跨越鄉土文學／自然寫作的「四季的聲音」，在鄉土文學論戰廿週年的一九九七出版，另有特殊的意義。正如涂妙芬（王家祥夫人）所說的，這種次文類跨越的成果，是一種

新興的、獨特的「土地文學」，除了濕地、水鳥、和自然公園之外，王家祥也捕捉了西拉雅族獵人的狂呼吶喊以及布農祖靈的歌謡。通過追尋自己平埔族遠祖的過程，王家祥除了發現自己馬卡道族的血統之外，也在世紀末重揭另一種「台灣人」的可能正解。

嶄新的網路文學空間

去年《誠品閱讀》、《當代》、《島嶼邊緣》、《雄獅美術》的相繼停刊會讓人唏噓，擔心文學市場的式微，幸而一九九七年雜誌停刊的現象不再繼續，《當代》尚且於七月復刊。另外值得矚目的是「網路」這個已然成形的傳播新形式，有別於平面媒體，網路以其聲光效應、迅速、匿名等特質「製造思路跳接、語意斷裂，卻又可能機巧橫生的新書寫」（黃碧端〈網路族的告白之三〉，《聯合文學》八月號），透過光纖網絡，任何人可以將自己的創作發表在一個公共空間，不需要經過編輯的篩選或出版社的投資才能擁有讀者、產生互動，所以在特定的網站或布告板上，有許多二十歲左右對創作感興趣的年輕人（此年齡層也是台灣網路主要使用族群），他們不計較名聲，也無利可圖，只在乎書寫與閱讀。而在無國界的網路上，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機會立刻讀到這些創作，只需要敲動鍵盤就可以立即予以回應；也因為這樣的便利性，使得多數網路上的東西只是時效性的資訊，真正優異的作品篇章數量不多。所以跟副刊不可同日而語，可是如同紀大偉所說：「網

路文學的參與者大抵是熱情的副刊讀者，對副刊總有一份眷戀；副刊人（讀、作、編者）不妨也試著去閱讀網路中的文學後浪。〈「網路」和副刊的愛恨情仇〉，《聯合文學》13：6）網路裡，有人在呵護文學未來的薪火……

以上概略地鳥瞰了一九九七年本土散文創作現象，從九〇年代整體趨勢的旅行文學、自然寫作、專業散文，談到一九九七值得矚目的獨白迴響與次文類跨越，我們可以發現散文文類的風格質素已由「感性」情意獨領風騷游移到「知性」思維的

積極介入；並且，經歷後現代思潮的洗禮，存在的事、物、現象都很難再以單一純粹的絕對本體示現，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成分互相滲透，因此呈現的散文現象：素材間締造出「次文類跨越」，表現上詩化、後設、艱澀跳脫的語言不斷實驗，媒體上出版、報刊、網路嘗試對話，一種新的趨勢似乎正順應這個時代在萌芽，未來的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關於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散文，當然在這篇文章之外，還有很多零星現象與優秀作品無法細舉，那就走入書店吧！架上的寶藏待你發掘。